

中國圖書館學史料叢刊

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

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 編輯

1



圖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中國圖書館學史料叢刊

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

第一冊

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 編輯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編輯. —影印本. —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09. 11

(中國圖書館學史料叢刊)

ISBN 978 - 7 - 5013 - 3810 - 8

I. 文… II. 武… III. 圖書館學—期刊—匯編—中國—民國 IV. G259.29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165305 號

責任編輯:鄧詠秋

封面設計:九雅工作室

ISBN 978-7-5013-3810-8



9 787501 338108 >

書名 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全八冊)

著者 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 編輯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 - 66139745 66151313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張 328

版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 - 7 - 5013 - 3810 - 8

定價 3800.00 圓

圖書館學史研究與學術傳承（總序）

王余光

二〇〇五年初，我曾寫過一篇小文《圖書館學前輩學術著作的傳與讀》（《圖書情報工作》二〇〇五年第一期），提出在圖書館學界加強專業學術史研究與開設專業學術史教育的意見。而此時，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博士生范凡女士剛入學不久，她願意就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著作的出版與學術傳承作為主攻方向。經過四年的努力，她完成了約三十萬字的博士學位論文《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著作出版與學術傳承》，並於二〇〇八年六月如期通過論文答辯。論文在對民國圖書館學著作出版的背景、著作數量等總體情況加以陳述分析後，分圖書館學通論、圖書館事業和圖書館史、圖書館建築設備和圖書館管理法、圖書分類和編目、目錄學等五個專題，分別就其著作的出版及學術傳承作了深入研究，另對民國時期圖書館學期刊作了簡括的介紹，統計了這一時期創辦的一一三種圖書館學期刊，並對期刊所涉的一些重要論題進行了剖析。論文最後對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著作的時代特徵與學術成就加以總結。論文有多種統計數表，又附《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著作書目》，詳列其時出版的九四三種著作，其資料性彌足珍貴（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二〇〇八）。

在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中國圖書館學史的研究就已有了一定的成就，武漢大學與北京大學已有數篇相關碩博士學位論文的完成，而藍乾章、大陸程煥文、王子舟等人的研究，也有不少重要成果問世。這些成果為圖書館學史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礎。但對於一九四九年前近千種圖書館學著作及大量學術論文而言，現有的

研究仍嫌不足。

中國學術史研究有著優良的傳統。從黃宗義的《明儒學案》、戴望的《顏氏學記》，到梁啟超、錢穆的近三百年學術史研究，直至當代張舜徽先生的《清儒學記》，學術史研究一脈相傳，其方法雖各異，其內容或趨同。就學術史具體內容而言，約略有如下數端：

(一) 學人的學術經歷，撰述、學術思想的評述等；

(二)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學人學術傳承與學派；

(三) 一個時代的學術基礎（教育、出版與學術雜誌等）、學術思潮以及對學人的影響。

學術史的目的，可讓後學知曉學術發展脈絡，學術的精華與糟粕，讓「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醇疵互見」（黃宗義《明儒學案·黃梨洲先生原序》，中華書局，一九八五），並為當代學術的發展奠定基礎。當然學術史還有另一層重要的意義，如張舜徽先生所云：「我們總結前人在學術上取得的成就時，除條理史實外，也還有觀摩借鑒的一面。對他們的為人處世之道，進德修業之方，都要認真體認，引歸身受。他們好的言論行動，可資學習；缺點錯誤，可為厲戒。」（張舜徽《清儒學記·自序》，齊魯書社，一九九一）隨著現代學術的建立與學術的分科，專業學術史的建立更受學術界重視。

我在給研究生上文獻學課時，曾列《二十世紀重要文獻學家簡表》，列文獻學家（限已故者）四十人，供學生學習時參考，並於二〇〇六年初發表（《略論二十世紀中國文獻學家》，載《圖書情報工作》，二〇〇六年第二期）。後在教學中，根據范凡《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著作出版與學術傳承》中關於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著作的統計，結合我的了解與認識，列《二十世紀重要圖書館學家簡表》。現依據上兩表，並作增補，成《二十世紀百位圖書館學文獻學家簡表》。

二十世紀百位圖書館學文獻學家簡表

（限已故者）

60	59	58	57	56	55	54	53	52	51	50	49	48	47	46	45	44	43	42	41	序號
向達	皮高品	桂質柏	陳獨醒	俞爽迷	劉國鈞	沈學植	毛坤	范希曾	黃雲眉	毛春翔	蔣復璉	裘開明	金步瀛	孫楷第	杜定友	鄭振鐸	王獻唐	蔣鏡寰	陳子彝	姓名
一九〇〇	一九〇〇	一九〇〇	一八九九	一八九九	一八九九	一八九九	一八九九	一八九九	一八九八	一八九八	一八九八	一八九八	一八九八	一八九八	一八九八	一八九八	一八九七	一八九七	一八九七	生年
一九六六	一九九八	一九七九	?	一九八〇	一九八〇	一九六六	一九六〇	一九三〇	一九七七	一九七三	一九九〇	一九七七	一九六六	一九八六	一九六七	一九五八	一九六〇	一九八一	一九六七	卒年
湖南澁浦	湖北嘉魚	湖北武昌	浙江上虞	浙江平陽	江蘇江寧	安徽休寧	四川宜賓	江蘇淮陰	浙江餘姚	浙江江山	浙江海寧	浙江鎮海	浙江嘉興	河北滄縣	廣東南海	浙江永嘉	山東日照	江蘇蘇州	江蘇崑山	籍貫
80	79	78	77	76	75	74	73	72	71	70	69	68	67	66	65	64	63	62	61	序號
李鍾履	朱士嘉	蔣元卿	嚴文郁	汪長柄	徐家麟	趙萬里	郭伯恭	顧廷龍	姚名達	聶崇岐	錢亞新	徐旭	王重民	謝國楨	王欣夫	鄭鶴聲	陳訓慈	譚卓垣	陳登原	姓名
一九〇六	一九〇五	一九〇五	一九〇四	一九〇四	一九〇四	一九〇五	一九〇五	一九〇四	一九〇四	一九〇三	一九〇三	一九〇三	一九〇三	一九〇一	一九〇一	一九〇一	一九〇一	一九〇〇	一九〇〇	生年
一九八三	一九八九	一九九九	二〇〇五	一九八八	一九七五	一九八〇	一九五二	一九九八	一九四二	一九六二	一九九〇	?	一九七五	一九八二	一九六六	一九八九	一九九一	一九五六	一九七五	卒年
山東陽穀	江蘇無錫	山東海陽	湖北漢川	湖北漢川	湖北沙市	浙江海寧	河南鎮平	江蘇蘇州	江西興國	河北薊縣	江蘇宜興	浙江嘉興	河北高陽	河南安陽	浙江秀水	浙江諸暨	浙江慈溪	廣東新會	浙江餘姚	籍貫

90	張舜徽	一九一一	一九九二	湖南沅江	序號	姓名	生年	卒年	籍貫
89	王紹曾	一九一〇	二〇〇七	江蘇江陰	100	吳楓	一九二六	二〇〇一	遼寧興城
88	陳豪楚	一九一〇	一九八六	浙江鎮海	98	洪煥椿	一九二〇	一九八九	浙江瑞安
87	何多源	一九〇九	一九六九	廣東番禺	97	冀淑英	一九二〇	二〇〇一	北京
86	張秀民	一九〇八	二〇〇六	浙江嵯縣	96	潘天禎	一九一九	二〇〇四	四川榮昌
85	鄧衍林	一九〇八	一九八〇	江西廬陵	95	周紹良	一九一七	二〇〇五	安徽東至
84	呂紹虞	一九〇七	一九七九	浙江新昌	94	胡道靜	一九一三	二〇〇三	安徽涇縣
83	金敏甫	一九〇七	一九六八	江蘇青浦	93	程千帆	一九一三	二〇〇〇	湖南寧鄉
82	傅振倫	一九〇六	一九九九	河北新河	92	楊家駱	一九一二	一九九一	江蘇南京
81	盧震京	一九〇六	?	江蘇南京	91	王樹民	一九一一	二〇〇四	天津武清

爲了配合學術傳承的需要，並考慮到圖書館學史研究資料在今日之難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決定輯印《中國圖書館學史料叢刊》，並爲這些史料編製了詳盡的索引。這套叢書不僅是圖書館學史研究者應備的第一手資料，同時我認爲，當今圖書館界也可以從中獲得智慧、創意和精神力量。

二〇〇九年五月改畢，於北京大學

影印出版《中國圖書館學史料叢刊》緣起

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現代圖書館事業在開啓民智、救亡圖存的呼聲中，借鑒西方圖書館制度，逐漸從無到有，發展起來。一百多年來，圖書館學界、業界齊頭並進，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一九〇四年，中國第一家省級公共圖書館湖南圖書館成立。到二〇〇六年底全國共有縣級以上公共圖書館二、七七八家。一九二〇年第一個圖書館學教育機構文華大學圖書科成立，至二〇〇九年初全國已有四十六家圖書館學碩士生教育點。近來，一批圖書館相繼迎來自己的九十華誕、百年華誕，如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一九一二至二〇〇二）、北京大學圖書館（一九〇二至二〇〇二）、湖南圖書館（一九〇四至二〇〇四）、紹興圖書館（一九〇九至二〇〇九）、前身是古越藏書樓、雲南省圖書館（一九〇九至二〇〇九）、山東省圖書館（一九〇九至二〇〇九）、國家圖書館（一九〇九至二〇〇九）等。隨之，圖書館學史（含圖書館事業史）研究逐漸掀起一個高潮。

圖書館學史的研究必然要求掌握盡可能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尤以清末民國時期的較為稀缺。這一時期是我國具有現代意識的圖書館事業創辦和發展的重要時期，產生了許多圖書館學文獻。這些文獻不僅對於圖書館學研究者來說彌足珍貴，對於所有圖書館學界和業界的人們來說，都是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可以從中學習治學、做人，獲得啓發，在繼承前輩學者成果的基礎上將圖書館學發揚光大。從這個角度上說，圖書館學史應是本專業所有人的基本素養，閱讀圖書館學史方面的文獻是學術傳承的需要。為此，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王

余光教授呼籲在圖書館學專業，增加專業學術史方面的教育。華東師範大學范並思教授發表文章《聞道必先聞大師》，亦倡議多關注圖書館學界的大師。

圖書館學學術傳承的另一個難點在於早期資料傳佈不廣。由於發行量少，而且歷經戰亂、「文革」等書厄，有幸遺留下來的圖書館史料已經不多，卻又散見於各圖書館，且同時面臨保存等難題。據調查，作為民國時期三大圖書館學期刊之一的《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武漢大學圖書館這三個歷史悠久的大學圖書館，無一館收藏完備。更有甚者，武漢大學圖書館學專業是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的繼承者，但是該校竟找不出一套完整的《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缺第九卷三四期等）。圖書館是專門保存文獻的地方，可本學科史料的收藏狀況若此，在遺憾之餘，我們也感到，歷史文獻的保存和整理工作，亟待加強。在這方面，出版界理應發揮自己的作用。

基於學界和業界的現實需求，本社決定輯印這套叢書《中國圖書館學史料叢刊》。不論期刊、圖書、館史紀念小冊子，都是收錄的對象。具體而言，本套叢書有如下五個收錄原則：

一、首次影印。我們特別重視資料的稀缺性，入選影印的文獻多係首次影印。

二、重要性。我們從圖書館學史研究的實際需要出發，視資料的重要程度分批影印出版。三大圖書館學期刊對圖書館學史研究來說無疑最為重要，其中有二種從未被影印：《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全二十一卷），《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全九卷）。由於卷期較多，海內外大圖書館雖有收藏但往往難保完整無缺。這次我們將二刊全部影印出版，學界可以一窺全貌。

三、專題性。本套叢書力圖從專業的角度來匯編清末民國時期圖書館學史料，將史料主要分為以下專題：圖書館法律、法規；圖書館協會；圖書館調查；圖書館學教育等。在每一專題下，強調資料的系統性和完整性，以求增加本套史料自身的學術價值，同時最大限度地方便學術研究。

四、現實性。如前所述，現在有一批圖書館相繼迎來自己的若干週年館慶。相應的，新編各種館史資料、從事館史研究就有了現實的需要。在本套資料中，我們特別重視收集早期圖書館界的各種館史資料。我們相信，這些資料對於今天研究館史和新編館史，或者能提供寶貴的第一手資料，或者能提供某種啓發。

五、對當代的啓示性。圖書館界前輩在國家救亡圖存、民智待開的危難時刻，在烽火連天、顛沛流離的抗戰時期，筆路藍縷，矢志不渝，一面發展圖書館事業，一面堅持圖書館學探索，艱苦備嘗，殊為不易。我們在匯編本套叢書時，特為注重收集那些可能對當代具有啓示性的資料。如全國性圖書館調查資料，私立公共圖書館的資料，抗戰時期圖書館界的奮鬥史等。

本套叢書由王余光先生倡編，本社編輯鄧詠秋女士承擔具體編務。另有如下諸君，為本書致力甚多：清華大學圖書館王媛、《大學圖書館學報》編輯部平凡、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陳幼華、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研究生丁文禕等。本套史料在選目和索引編製等問題上，還得到了圖書館學界和業界的大力支持。在此，誠表謝意。

本套叢書首批推出三種：一、《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全二十一卷）；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全九卷）；三、《清末民國圖書館史料匯編》。

圖書館學素來強調索引的價值。在本套叢書裡，我們將這個優良傳統繼承過來，在每種資料後面，都新編了索引。視實際需要，索引有詳有略。如我們為《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新編了篇名索引、作者索引、會員人名索引和分類索引等多種索引。為《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新編了篇名索引和作者索引二種。

本套叢書主要目的是為研究者提供客觀的資料，為了保存歷史資料原貌，故採用影印的方式，照原樣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二〇〇九年五月

三

《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全九卷出版說明

一、概況。《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原名《文華圖書科季刊》，於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創刊于湖北武昌。後來由於文華圖書科升級為獨立的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自一九三二年第四卷第一期起，該刊更名為《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持續出版至第九卷第三四合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然後停刊。

二、總卷期數。該刊為季刊，每年出版一卷四期，共出版了九卷三十六期。但其中，第二、四、五、七、九卷的第三四期均為兩期合為一冊刊行。特別要說明的是，第九卷第三四合期是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之後發行的，現在罕有圖書館有收藏，所以曾有人誤以為該刊發行至第九卷第二期便停刊了。

三、編者。本刊創刊號在封底的背面，署編輯者為：武昌文華圖書科。自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三〇年三月出版）始，署編輯者為：文華圖書科季刊社。自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二年三月出版）起，不再直接署編輯者，僅在封面上署：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社出版。自第六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三月出版）起，在封面上署：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社發行。

四、該刊第一卷為豎排，中式翻法，從右往左閱讀。自第二卷起改為橫排，西式翻法，從左至右閱讀。此次影印出版，悉照原樣：第一冊（第一卷）為中式翻法，自第二冊起，全為西式翻法。

五、索引。該刊全部九卷原本沒有編製總索引，僅前四卷在每卷末附本卷索引。這次影印出版，我們為全刊新編了總索引，包括篇名索引和作者索引，附在本書第八冊最後，以方便研究者利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二〇〇九年十月

影印《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序

吳永貴

(一) 一班新生與一本新刊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日，是武昌文華大學圖書科新生開學典禮的日子。這一屆學生在校兩載，一九三〇年畢業。因為一九三〇年為中國干支紀年中的庚午年，這一屆學生也隨之稱為庚午級。庚午級同學六男三女共九人，「來自八大學、籍六省」^{〔一〕}。他們都是大學畢業或肄業兩年的學生，經過嚴格的考試，被錄取到了這個全國當時唯一的圖書館學專業。現今的我們，自不難查到他們的姓名，因為這九人的袖珍小班，曾連袂創辦了一本以本校本科命名的專業雜誌——《文華圖書科季刊》（以下簡稱季刊）。創刊號上，諸同學個個上陣，或撰或譯，無一缺席。作者欄中的陳頌、周連寬、曾憲文、徐家璧、李繼先、陶述先、耿靖民、劉華錦、吳鴻志，就是他們完整版的花名冊。憑藉這本雜誌的巨大影響，像這樣的花名冊，就比存於任何檔案館，都要傳得久遠，且別具意義。

創刊號出版於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前後算來，庚午級諸同學從進校學習專業，到刊物正式印行，區區不過四個月的時間。照他們的老師沈祖榮先生的話說，「才走近圖書館學的宮牆，

尚未睹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似乎還不具備『妄濟圖書館學刊物之列』^{〔三〕}的資格。然而，細細揣摩沈先生話中之意，他自不是要打擊眾弟子的辦刊熱情，更無意於給初試啼聲的刊物潑灑涼水，否則，他也就不會爽快地答應同學們的邀請，撰寫《我對於文華圖書科季刊的幾種希望》這種相當於『發刊詞』的文字了。他替弟子們謙虛，低調入行，正是先生以退為進，寄望於被學界順利接納，是保護學生與刊物、仁心妙術的表現。對於創刊號上弟子們小試牛刀的九篇習作，沈先生倒沒有流露出多少品質上的近憂，因為學生們講得清楚，這些文章均得到了胡慶生老師、毛坤老師和沈先生自己的指導與把關。最讓沈先生遠慮的，還是不願看到初生牛犢的弟子們，辦刊或憑一時衝動，擔心他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三〕}，因而在他提出的『七項希望』中，首條，便是提醒弟子，要做好被人批評的壞準備，要做足研究的真功夫，教導弟子耐心甚至比熱心更重要。令沈先生感到欣慰的是，季刊『生氣勃勃』地存續了九年，是民國時期少數幾個辦刊時間超過五年的圖書館專業刊物之一^{〔四〕}。若不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爆發，我們有理由相信季刊還會一如既往地編印下去的。因為，當時季刊的影響力，正可謂如日中天，被時人公認為與《圖書館學季刊》、《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齊名的三大圖書館學術刊物之一。

（二）一所名校與一代名刊

不同於《圖書館學季刊》與《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的全國協會背景，《文華圖書科季刊》依託的主要是本校的師生和校友資源。一九二六年，當時還在上海國民大學讀書的錢亞新，之所

以選擇報考位於武昌的文華大學圖書科，是受他老師杜定友先生鼓勵的結果。杜先生當時在上海國民大學講授圖書館學課程，是國內知名的圖書館學專家。人們常說同行相妒，而杜先生卻不立足於私見，關愛學生，以實事求是的精神鼓勵愛徒報考文華^{〔五〕}，令錢亞新一輩子感激不已^{〔六〕}。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文華圖書科的教學與科研實力，在海內深孚眾望。從世界範圍來看，中國是步德國、美國和英國之後，世界上第四個辦圖書館學高等教育的國家^{〔七〕}，文華大學圖書科首開國內先河，時為一九二〇年。這時美國人韋棣華來華定居已有二十年，她早些年一手創辦的文華公書林，經過苦心經營，已是建築壯觀、書籍宏富，尤積極致力於藏書之公開，不僅在武漢三鎮，甚至在全國圖書館界堪稱先進；先前她資助派遣的得力助手沈祖榮和胡慶生，都已先後從美國圖書館學校以優秀的成績畢業回國。有了圖書館實體作依託，有了科班出身的留學生作師資，同時又有文華大學校長作支持，當這些辦學條件一應俱全之後，韋棣華多年來辦圖書館學教育、為發展中國圖書館事業作育人才的夙願，終於在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這一天成為現實。時隔六年之後，錢亞新通過自己的努力，如願以償地通過了考試，成為文華的一名學子。說來也巧，庚午級進校的那年，錢亞新剛好畢業離校，一去一來，師兄弟之間也許一時不曾有謀面的機會，但這絲毫不妨礙包括錢亞新在內的諸多學長，投稿季刊，成為母校季刊的重要作者。果然，很快，我們就在季刊第一卷的第二和第三期上，看到了錢亞新署名的文章，一著一譯，分別是論文《雜誌和索引》和譯文《布魯塞爾分類法》。隨後，比錢亞新進校更早一些的裘開明學長、章新民學長的文章，也在季刊一卷第三期、第四期上出現了。刊物前後共發行了九卷三十六期，

除創刊號外，幾乎期期都能見到文華校友的文章。這種學術上的鼎力相助，是校友熱愛母校，同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表現。而季刊也幾乎期期不落地把刊發『本科消息』、『同門零訊』，作為聯絡校友、加強情感、促進交流的重要方式。舉凡同門聚會，工作變更，結婚志喜，乃至生兒育女，都在報導之列。那種濃郁而又和美的大家庭氛圍，讓今天的人讀來，羨慕之余，更生感慨。這，也許只有像文華圖書科這樣的袖珍型專業，才會有的情形吧？

確實，文華大學圖書科格於資金的限制，學生人數一直不多。庚午級招收九人^{〔八〕}，人數已居往屆之最了。而這一屆的擴招，還得力於從一九二六年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所給予的資金資助。庚午級之後的級別，學生人數時有續增，然而，即便是到了一九二九年八月，文華圖書科從華中大學獨立出來，正式更名為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以後，學生人數最多時也不會超過二十人^{〔九〕}。隨著從一科升格為一校，《文華圖書科季刊》也在四卷一期上刊登了『更名啟事』，正式更名為《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以歸一致』。季刊先後九卷中，除了名稱上的變化以外，在組織方面也有變革。從第二卷第一期起，季刊正式對外宣告成立『文華圖書科季刊社』。組織上的常規化，是季刊志在久遠的表現。而當一九三〇年八月，錢亞新被母校聘任回任教，不久即與毛坤一起，分別擔任了季刊社的正、副社長，並任主編，從此以後，主編職務一直由本校教師擔綱。編輯主體易手，說明學校對季刊的科研陣地作用，更為重視了。事實上，季刊從創立伊始到最後終刊的九年當中，教師一直身與其中，扮演著顧問、指導、規劃與學術帶頭人的重要角色。不僅每位教師都有文章見刊，個人作者中發表文章數量最多的，也是授業解惑